



# 雪的家鄉

陈希平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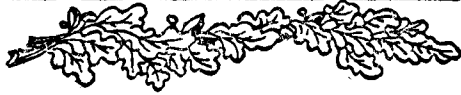
新文艺出版社

7.6766

7

# 雪 的 家 鄉

陈 希 平 著



新 文 艺 出 版 社

• 1 9 5 8

## 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五个短篇，都是反映祖國邊疆——康藏高原人們的生活和建設情景的。

“雪的家鄉”通过对通訊員余小龍的描繪，顯示出邊疆戰士修筑康藏公路的熱情。“羚羊角”描繪一個藏族老獵人對解放軍部隊的深厚友誼。“司耶多吉”介紹一個西藏青年在新社會的幸福生活。其他兩篇也都是從不同角度來反映筑路部隊的生活和友誼的。

## 雪 的 家 鄉

陳 希 平 著

\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號

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\*

書 號 1585

開本 787×1092 紙 1/32 印張 2 11/16 字數 51,000

1958年2月第1版

1958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--15,000 定價 (6) 0.24 元

## 目 次

雪的家鄉·····	1
羚羊角·····	20
司耶多吉·····	36
長青樹·····	53
風雪桥头·····	70
后 記·····	81

## 雪的家鄉

在康藏高原的日子雖然很短，然而我却仍然認識了很多朋友，通訊員余小龍，該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。

我和余小龍的第一次見面，是在師政治部的一個帳篷里。這是一個有月亮的夜晚，山上積滿了雪，雪光給月光一照映，發出銀白色的光輝，象白天一樣，只不過森林和鳥獸都入睡了，山上靜悄悄的。

余小龍領我走出師部的帳篷，把我帶回他們連里去。他習慣地在我後面走。

“走這邊，同志，那條路是通雅魯藏布江的。”他一面說，一面指着我走到該走的小道上來。

“你去過雅魯藏布江嗎？”我問。

“去過。”

“那里怎麼樣？”

“那里很好……”

冷不防，我踩着一片浮雪，呼地一聲，摔倒了，眼看就要滑到山坡下去，快得使我再無法挽救了。我心里一陣慌張起來：完了，這下將會滾到什麼地方去呢？可是余小龍比我更快，在我即將要倒下去的同時，他已經躺在我的下面把坡坡堵住了。

这样，我虽然倒下去了，但由于他的保障，却没有滚到山底。这一手，恐怕只有老通訊員才能办得到的。

“你上去吧，”他說。“沒危險了。”

我有点不好意思，他竟是这么沉着地在指揮我。我不能再躺在這裡了，因为实际上是躺在他的身上。我赶忙爬起來，雪很厚，一掌插不到地皮，費了半天勁才爬上去。这时我才真的恨起自己來了：你怎么会这样笨啊！回过头來看看余小龍，他站起來了，拍了拍身上的雪，象是已經干完了事情一样，可是他还没有爬到路面上來呢！这时，他說話了：

“同志，往上走不要用手扒，那样会把手冻坏的。只要用脚踩穩就可以，雪地里，越踩越結实，你看，这不就上來了！”

他真的上來了，而且是那样大搖大擺地上來。这时，我的手真有点痛起來，不是冷，是發燒。大概讓他看出來了，對我說：

“不要緊，一下子能会好的。”接着，他又問：“你是第一次到西藏來吧？”

“是。”我說。

“那没有什么关系，过一陣就会好了。高原上苦是要苦些，但你过一陣就会好的。苦，算什么，只要值得，你看，康藏公路眼看就要通車了，該有多少藏民会來感謝我們啊，全國人民都会感謝我們！”

他說的是那样真誠，那么自信，象是一个久經鍛鍊的人。我感謝他，在这样一个高原寒冷的冬夜，特別是初到康藏來的人，的确会觉得有些害怕；但是听了他的話后，即使是在这样

一个“小鬼”面前也会使人的胆子大起来。因为他告诉了我人生最宝贵的经验：艰苦即光荣！

上了公路。这是一段刚开出来的毛路，上面堆满了垫路基的乱石。他告诉我，这是他们连的工地，一个月后，这里就要通汽车了。那时，驾驶员就会开着一队队的汽车打这里经过，会运来很多东西：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还有很多人的家信……

“到了。”余小龍說。

我朝着他指的地方下了公路。这是一段山坳坳，里面的雪积的更厚，几乎分不出来哪是白色帆布帐篷了。

“为什么住在这个地方？找不到平地吗？”

“嗯，山地里，找平地也困难。不过，更主要的这里面进不来风，暖和些。”

路更难走了，直爬坡。幸好我接受了他的经验，一步步地向上迈，很平稳。但我还是说：

“这个坡真难爬呀！”

“当然，这是‘好汉坡’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这个你爬上去就知道了。”

真的，当我爬上坡顶时，已经累的喘不过气来了。全身发烧，出汗，得把皮衣敞开来。这时，我估计：“好汉坡”的意思就在这里吧？

我就在这个连队住下来了，和战士们一起生活。而通讯员余小龍，更是我经常接触的人。

余小龍是贵州省人，今年整十九岁，连里的人都习惯地管

他叫小余。他是一年半以前參軍到康藏來的，在目前說來，還是部隊里的新戰士。个子雖然不高，但很胖，一種結實的胖。圓圓的臉上永遠掛着山地農民特有的渾厚而純樸的氣質，經過長期風雪的吹打，使他臉上結下了一塊深紅的顏色，是紫色，不過這就越發顯得他的健壯了。他眼睛比較小一些，但是這不打緊，這是臉部丰满的人所常有的現象，其實他的眼睛是既黑而又大的啊！在師里就有人告訴我，貴州兵好，誠實、勤勞、能吃苦，更主要的是聽話。對，聽話——服從紀律，這對於一個戰士來說該是頭等重要的東西。

康藏的冬天來得很早而黎明却來得很晚的。每當天曠曠亮——也許這還只是雪的反光——司號員就吹起床號。然而，小余往往比這時間還要早起一個小時，生炭火，給連首長燒洗臉水，打掃連部帳篷門口那塊巴掌大的平地，有時還要去照顧照顧病號，雖然病號都有衛生員細心的料理，但他總有那份感情，特別是那些剛從貴州同到高原來的人，不去看看心里老覺着有件事。做完這些事情以後，正好趕上開飯，吃過飯，他就跟部隊上工地去了。

我也跟着部隊到工地上去，參加他們的勞動。由於剛到連里來，對戰士們還不怎么熟悉，我只好到小余勞動的地方去參加工作了。

“老陳，”今天小余對我改變了稱呼，這是連隊通常用的稱呼，它給人的感覺是親切的。他說：“你不要動手了吧，這活挺累人。”

“沒啥，搬這拳頭大的石頭，還能累得住人？”



“不信，你等下看吧。但你要小心手，受了冻的手是很容易被石头挂破的，而且不容易好。”

我一面和他閑扯，一面替他搬运石块，好讓他專門抽出時間來砌路基。但不知怎的，我越來越感到不行了，胸口憋的慌，喘不上气，象是我把石头全都搬到自己胸口上一样。我那喘气的声音連小余也听到了，他說：

“你不行了，站起來休息一下，剛才你不相信，現在可当面見效了！”

我只好停下手來，站在一旁休息。停了一会，我畢竟还是动手干了。因为我想，这么多战士，劳动的那么來勁，未必都是天生就習慣康藏气候的吧，还不是慢慢鍛鍊出來的。

“小余，”我問他：“这是你們連部的工地吧，有多少公尺？”

“連部的？”他表情很陰暗，噘起嘴巴來說：“我們連部還沒这么大的福气，这是人家四班的工地。”

四班，这个我知道，它是全营的紅旗班。但是，为什么小余一提起工地來就这么老不高兴呢？为什么連部沒有工地呢？难道沒有分給他們嘛？我本想再問他，可是这时的工間休息号音又响起來了，就沒敢侵犯他們的時間。

这时，工地上的炊事班已經給大家燒好茶水了。看着那滿鍋深紅色的濃茶，我就知道那是云南普洱有名的產品——紅茶。战士们紛紛从岩石上取下自己的茶缸，喝着。有的人不住地唱歌，有的人就在工地圖書館翻書本。

連長走過來，用身子碰了我一下，說：

“老陈，咱們到那边去看一下吧，那里可以看到整个工地，

还可以看到雅魯藏布江。”

我跟着他走了。兩個人，三支胳膊，有一支袖子空蕩蕩的在搖晃，那是連長的右臂。那只百發百中的手，十年前就被日本鬼子的子彈轟掉了，但這並沒有影響他的以後的指揮、戰鬥。連長是個非常隨便的人，象部隊里的老兵一樣。他很有情感，但卻不輕易表露出來。我到連里來時，他只是說：“來了，好吧！”同時把他那只僅有的左手伸出來，這是一隻多么有力的手啊！

走到山嘴，這是一個險峻的懸岩，我們已經到了大弧形的尖尖上了。回過頭去一看，啊，好大的場面啊，這不是一個連隊的場面，這是千千萬萬高原戰士的勞動場面。從山頂到山腳，五個大回頭彎，真是夠偉大的了。往前看，透過宏偉的森林和層層雪山，我看見了一條乳白色的云海，象一條玉帶似的環繞在群峯之間，我不禁讚嘆起來，自言自語地說：

“啊，這條云海可真是美極了！”

“什麼，云海？”連長有點奇怪，檢查了一下我的眼睛所注視的地方，然後說：“那是雅魯藏布江啊！”

“啊！這就是雅魯藏布江？怎麼會這麼高的？”我有点奇怪起來了。

“當然高，要不，怎麼會叫它天河呢？天河，這就是說，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這更高的河了。”

天河——雅魯藏布江的水在滾滾流動。但是，它的确又象一股悠然浮蕩的乳白色的流雲！

這時，號音又在我們後面響起來了。戰士們紛紛進入工

地：上面兩條綫在鋪路面，三綫在打路基，四綫在挖炮眼，下面那層在揮動着紅旗，大概要放炮了。这时，我似乎又看到小余在工地上操作的情形，而且記起他的話來了，也記起他講話时的神色，我說：

“連長，咱們連都那班人沒有自己的工地嗎？”

“原來是有，可是他們老完成不了任務，把他們解散掉了，誰叫他們不努力呢？可是也難怪，連都這班人是很难組織的啊！”

“可是他們很有意見！”我試着把我所体会到的小余的心情說出來。

“報告都打了三次了，說他們不願跟着人家班里做尾巴。不过，这样也好，讓他們受些刺激！”

“还是發給他們工地吧！”我有点近乎替小余他們要求了。

“不給也不行的啊，色霧拉，这是康藏公路上最后一座大山了。”

晚上，小余給我送了一爐炭火，放到帳篷門口說：

“老陈，炭火在这里，还有一塊生炭沒燒過，等一陣你自己拿去吧。我們开会去了。”

既然炭火還不能用，也就無法開始工作了；我索性扣好皮大衣，先到外面去轉轉。

外面很冷，厉風在山頂上呼嘯。平日嘩嘩响的山澗，現在也不吱聲了。我奇怪，这里水都流完了嗎？走到旁边一看，啊！整个水都結成了水晶般的冰塊，又象宝石花，虽然看去很美，但我还是不住地打寒噤，自然地把皮大衣拉緊了点。根据我

的經驗，流水一結冰，氣候起碼在零下十五度。

流水不响了，山溝就顯得很平靜。因此，伙房里磨豆腐的聲音，各班帳篷里講話的聲音，都聽得很清楚。同時，我覺察到，連部的帳篷里有小余說話的聲音。我走過去，悄悄地站在他們帳篷的紗窗下，往里一看，小余在發言。帳篷里只有一盞不大明亮的酥油燈，不過炭火很旺，映在余小龍的臉上，更加發紅，顯然他很激動。這時，我聽到他在說：

“……那天，連部決定解散我們連這個工作班，心裡就不是味；後來，工地也交給二排了，這不是我們連部班的光榮，是恥辱。交出工地還不和當兵的交出槍一樣嗎？後來，每到上工，連長就站在路口上，有時對二排長說，有時對三排長說說：‘喂，我們連部那兒塊“料”搭搭在你們那兒干吧！’就這樣，我們就要跟着人家去做尾巴。有的班自然很歡迎，可是有的班還不願意呢，多窩囊！我聽到連長那句話心裡也有意見，那兒塊‘料’，什麼‘料’啊，我們也是同志，我們就不能操作嗎？不一定。可就是咱們大伙不爭氣，拉後腿的太多，只怪我們沒計劃……”

我用眼睛在帳篷里掃了一下，連長正坐在靠窗下的一個床鋪上，吸着煙，每當他吸一口時，煙頭上的火就旺起來了，這時，我就看見連長嘴角上微微牽起的一絲笑意。是的，小余在向他表示意見，而從他的笑意里表明，他是挺愛這個戰士的。

“人家都說，”小余接着發言：“你們連部的人，天天跟着連首長，道理懂的多，覺悟也高。可是我們在工作上却叫大家失望，這算什麼覺悟高啊！好，今天連里算是又把工地交還我們

了，我們再不要去做人家的尾巴了。要是有覺悟的話，咱們就應該在這個工段里立功，這是康藏公路最後一座山啊！”

“啊，連部的這個班現在又有了工地了！”我心里叫起來，替小余他們高興。

我記起那爐炭火來了，生怕它在外面放久了會燒化掉，便急忙趕回帳篷。

第二天，我到工地上去，走過二排，過去就是連部班的工地了。小余對我嚷起來，說：

“老陳，這是我們的工地！”他說的那麼自豪，誇張地揮動着手里的工具，好象表明自己有無窮的潛在力。

“好啊，我也來參加你們的勞動，讓我掌鉞。”

我一屁股坐到在崖子上，抱着鋼鉞，讓小余沉重的鐵錘打下來。他打一下，我提一下，學着戰士們的方法，轉轉鉞頭。小余這時更加渾身是勁，象是找到一個不壞的助手。為了表示他還有一套，他來了幾下翻身錘。他打得那麼穩，不會讓人耽心鐵錘會砸到手上。他那對看來很小的眼睛，不，是既黑又大的眼睛，還抽空瞅我一下，好象說：這是我們的工地啊！

這天，小余在家里值班，我也因為有事情沒出去。

最近這些日子，氣候特別壞，出奇的冷。早上，通訊員給連長打好了一盆几乎是開水的洗臉水，連長只是到廁所里去了一下，回來，水已經結成冰了。這日子，真是滴水成冰。

“好漢坡”也變了樣，雪早已踩平了，凍的象鉄，這就是够折磨我們的築路戰士了。現在，上坡倒反而容易些，就是下坡，

沒个地方能踩得住脚。同志們都穿毛靴，靴子的底是很坚硬的，硬对硬，又滑，人們再注意也难免摔倒，只不过注意了要摔的好些。有的不經心的战士真摔的够呛，“哧溜”一下，从坡上直溜到坡底，把棉褲都拉了个大口子，幸好棉褲絮的厚，要不，真会把屁股拉破。可是战士們还說：“好啊，这地冻三尺三，咱們上工也該坐‘溜車’了。”

可說是說，“溜車”的滋味是不大好受的。

小余一直在連部处理一些雜务，我在家里干些事情。連隊就是这样，人都在家的时候，总讓人觉得很熱鬧，和諧，到处都能听到歌声和笑声。可是当同志們一出去了，家里就顯得很靜，靜得連偶尔裂开一塊冰塊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楚。

这时，我突然听到一陣叮噠的声音，走出來一看，原來小余在“好漢坡”上操作。我走过去，問他：

“你在干啥呀，小余？”

“我在修‘好漢坡’……”

他一边說，一边还在聚精会神地一手抡錘，一手掌鉞，劈开那冰封的滑道，有的地方已經开好象石級般的窪地了。顯然，这工作是很費勁的，他不得不学着藏民的方法，把右手的棉袖卸去，用皮帶往腰上一扎，这要方便的多。

“我來帮你一下吧！”

“不消了，你的工作还多呢！”

我沒听他的，沿着他已开好的石級走过去。这石級多好，簡直不用担心再会坐“溜車”。我很感激小余，他的劳动將帶來全連人的方便。我相信战士們也会感謝他的。这样，我就

更加要去帮他做点工作了。

“把钎给我吧，咱们两人轮着打锤，这还会快些。”我还没有取得他的同意，就蹲下来，掌起钎来了。

“那好吧。”他把钎放了，双手抡起锤来。

“康藏气候就是太冷啊，这冰，和打‘特坚石’一样震手。”

“冷，怕什么，它什么病，咱们就下什么药。”

“它怎么来，咱们就怎么治服它，是吗？”

“就是，”小余一面抡锤，一面说。“就说在打通然乌沟的时候吧，那天气比这冷的多，还下着雪，那雪下的真是吓人，我们连的帐篷压倒了三分之二。每天早上起来，路也不见了，工具也找不到了，连伙房在什么地方也找不到，后来还是炊事班长揣着伙房的位置才摸到了地方。锅找到了，里面积满了雪，这时正好找不到水，大伙就干脆架起火来煮雪水喝。那几天，我们煮饭也用雪，烧茶也用雪，洗脸水也用雪，真是，什么都是雪，怪不得首长还打趣说，我们是住在‘雪的家鄉’！”

“本来，”小余接着说。“在内地，下了雪就不会太冷，可是这康藏地区不同，下了雪更冷，冷的出奇！比如说吧，那时刚从锅里炸出来的酥油丸子，是牦牛肉的，吃起来真美！可是只要炊事员一送到工地上，哈哈，那油炸的丸子就变成铁蛋啦！要使錾头才碰的开。可是我们不怕，他再冷，咱们也有办法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用火攻呗，”小余满神气地说。“康藏有的是树木，遍地都可以拾到柴火。”

小余，真是爱劳动，把劳动当做光荣和快乐的人。他年纪

虽然很小，但他却有着一颗勇敢的心，这种人在什么地方都是無畏的。

据说，每当他值班，他都要找些活路來干。連部那張不大象样然而又很实用的桌子，就是他在一个值班日用罐頭箱子做出來的。还有那些炭火爐子，也是他在下工后用吃完了的盛蛋黃粉的洋鉄盒子制出來。这些，也許就是他所說的“他什么病，咱們就下什么藥”的實踐吧。

下午，我們終於把“好漢坡”修好了，从頂到脚，我都數了數，除了那些小坑坑不算，一共修了一百三十六級。完了以后，小余就到我帳篷里來了，加好了火，他坐在我旁边，叫我幫他溫習文化課……

部隊收工了，还隔很远，就听到他們高吭的歌声，回声在山谷里震蕩着，連隊的住地又活躍起來了。不久就听到回家的战士們紛紛地說：

“噢，修的真好，这比喇嘛寺里的石級还强！”

“呀，这咱們就不消坐‘溜車’了。”

我看了看小余的眼睛，他的眼睛在笑，多么豪迈的一笑啊！

路修完了，連隊住下來等候命令。

这時間，我暂时离开了四連，到別的單位去作短时的訪問去了。当我坐汽車回連时，路修得更好了。路面平展展的，上面还鋪了一層很細的石灰土，排水溝就象高原上的杉樹一样，又直又平，还有那些峭壁，也都砌的象豆腐塊，上面有时还会出现战士們精心刻出來的大字：“高山低頭頂，热血化冰川”！



这真是气貫山河的字句！

“哈，几天不見，这路修的这样好了，这一下，保險能按时通車。”我感动地說。

“可不，”駕駛員說：“这一下帝國主义又打了自己的嘴巴了，他們說我們这条康藏公路一辈子也修不好，但我們却要在五四年按时通車。”

路好，駕駛員很高兴，这是一般駕駛員共同的心理。但是路很生疏，他們也会小心謹慎。路面上現在積滿了雪啊！

拐过一个急弯，就是四連的工地了。这里，山坡陡立，看下去有点吓人，下面是一条巨浪翻滾的苗鳩河在流动。我从車上的擋風玻璃里看下去，不禁使我大吃一惊，山坡上，一輛全新的、靛青色的吉斯車，翻在那里，被一棵粗大的落叶松卡住了，沒有再滾下去。从車身的情况看来，它至少栽了三个跟斗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我本能地驚叫起來。

“这是‘英雄車’，”駕駛員說。他接着补充：“工程局的車子。”

“在这新路上走，怎么不小心啊！”

“要开快車唄，人家还來得及小心！”駕駛員老不滿意地說：“还只走过头二次，就这么‘英雄’，要說路不好，那真是沒良心！这么厚的雪，路又滑，他們还不挂鍊条，这急弯帶下坡，車子冲勁又大，还不就直着鼻子下去啦！”

“那咱們軍車可得多加小心啊！”

“軍車，要碰上这情况，不挂鍊条早該檢討了，还开得动